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七十二回 曹賣鬼枉設迷魂局 譚紹聞幸脫埋人坑

卻說譚紹聞在署中住了一月，日與婁氏昆仲相處。婁樗經營一切雜務，無暇常談。婁樸學問淹博，這紹聞久不親書，已成門外漢。有時說及書典，大半茫然。與之談史，則《腐史》《漢書》，紹聞已忘了前後，更說什麼陳承祚、姚思廉的著述；與之談詩，則少陵、謫仙，紹聞已忘了崖略，更說什麼謝康樂、鮑明遠的清逸；與之談文，則《兩京》《三都》，紹聞已忘了姓氏，還說什麼郭景純、江文通的藻彩。這婁樸與譚紹聞話不對路，也漸漸淡了。此非世誼中有軒輊，竟是學問間判了炎涼。紹聞在婁樸面前，不免自慚形穢。欲待出衙遊玩，爭乃婁潛齋森肅的衙規，宅門上防閑謹嚴，出入有些不便。幸有莫慎若一個小幕友，新學號件，時常說話。究之，也不過《三國》上「六出」「七擒」，《西遊》上「九厄」「八難」，《水滸傳》李逵、武松廝打的厲害，《西廂記》紅娘、張生調笑的風流而已。

紹聞雖是學業荒蕪，畢竟是有傳授的耳朵，也覺其言無滋味。

遲了兩天，這二十幾歲的小幕友，學問竟告了乾，也就更無他話。

紹聞此時在署中，好不心焦。忽一日聽說老師會課的消息，暗地自揣「千策萬策，走為上策」八個字，便是《參同契》秘傳的丹訣。因此把走的話頭，先述於婁樗、婁樸，後來便徑稟於老師。潛齋又強留了兩日。紹聞堅執要走，潛齋吩咐，擺個餞席。席完，命拿出銀子二百五十兩，說道：「賢契此來，我已知你有帶的東西銷售，一來我不銷貨，不薦人，從不曾開此端；二來也不肯叫你溜到這個地位。但既來投任，豈肯叫你自傷資本。這五十兩便是物價，你連物件東西帶回。或留自用，或仍返鋪家。不必以仍返物件為羞。這二百兩，乃朝廷與我的養廉，沒有一分一釐不明白的錢。我今以師贈弟，亦屬理所當然。但你不可浪用，或嫖或賭，於我謂之傷惠；於你爹爹相與之情，反是助你為匪。回家去，或仍理舊業，或不能讀書照料家事，也為正當。外與盤費錢四千元，以充路用。銀子裝在行李，便不用動他。號馬一匹，你騎回去送到我家，緣此馬甚良善，跑差已將次近老，到我家可替個腳力，亦可充碾磨之用。

我揀一個人送你到家，我才放心。到路上，日未落就住宿，天大明方可出店，萬不可急歸貪路。你帶的有銀兩，千萬你要小心，外有書四封，乃是賀你外父耄老榮選；你類村伯晚子之喜；你程叔書一封，外有銀二十兩，幫他鑄書之費；蘇霖臣問候書一封。至於我家包封一個，內有鄰近街坊、親戚通訊字兒，我家自會分送。總之，賢契呀，我贈你幾句話兒，原是古人成語：

『為善，思貽父母令名必果。為不善，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。』你到那將蹈前非之時，口口只念『爹爹』兩個字，那不好的念頭，便自會縮下去。」說到此處，紹聞忍不住淚下涔涔。潛齋念及舊友，淚亦盈眶。

婁樗道：「世兄兩個箱子路上累重，署中現有個老嫗要回家，把箱子後三日車上帶回，何如？」譚紹聞道：「這卻正好，我正愁著箱子難帶哩。」

次日早晨，潛齋已先紹聞而起。紹聞主僕收拾行李，叩別老師，潛齋道：「路上要小心。」德喜磕頭，賞了二兩鞋銀。大堂鞍馬已備妥，潛齋目送出了宅門。婁樗、婁樸兄弟送至大堂，打發起身，譚紹聞謝別不已。騎馬由角門出衙，轉到大街，出了南門而去。

不說婁潛齋善處。有詩單言這打抽豐之可笑，詩云：

勸君且莫去投官，何苦叫人兩作難？

縱然贈金全禮儀，朋情戚誼不相干。

譚紹聞出了濟寧，德喜與所差衙役步行相隨。自己在馬上思量，老師相待，不亞父子。肫懇周至，無所不到。此皆父親在世，締交的正人君子，所以死生不二。像我這個不肖，結交的都是狐朋狗黨，莫說是生死不二，但恐稍有貧富，便要分起炎涼來。方悟臨終遺囑，「親近正人」之益。走了半日，見道旁一座破寺，旁邊有三五家人家，大柳樹兩三株。草房三間，一張桌子，放了一尊小彌勒佛，靠個炊餅，乃是村間一個飯舖子。掌鍋哩高聲邀道：「相公歇歇，吃了飯去。」紹聞下的馬來。衙役、德喜趕上，將馬拴在柳蔭槽邊。只見有三個背包袱的行客，在柳蔭下歇腳。紹聞主僕吃了些野飯，牲口吃了些麩草，依舊搭上行囊，徑往前行。

日未墜山，到了一個鎮店，叫張家集。店戶留宿，講了房火店錢，一同歇下。少時，那三個背包袱的亦到，住在東廂房裡。

拭桌捧盆，紹聞洗了臉。當槽的打量一番，便說道：「相公今晚請個客罷？」紹聞道：「我出門的人，請什麼客？」當槽笑道：「堂客。現成的有，我先引相公相看，揀中意的請。」原來此店，是個韓秀才開的。這秀才雖名列膠庠，卻平生嫖賭，弄到「三光者」地位，此時專借開場誘賭，招致流娼，圖房課以為生計。因僱個刁猾當槽，開設店口。店后土娼，有七八家子。今日當槽見紹聞是青年書生，行李重大，遂以宿娼相誘。

這紹聞出的衙來，未及一日，言猶在耳，豈能忘心，便答道：

「不用胡說，快去提茶。」當槽道：「茶是現成的，說完話就到。相公你不知道，這掌櫃的後院，新來了兩口兒，原是在莘縣打官司，掌櫃的費了七八十兩才滾出來的。人有十七八歲，相公何妨看看？只怕相公明日不肯走時，還要有勞我哩。」這譚紹聞雖說有恩師之訓在耳朵內打攪，爭乃又有二百五十兩在心坎中作祟，遲疑了一番，忽又想起「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」

一句話，意中念了兩遍，便厲聲喝道：「去罷，不用胡說。」

當槽的道：「相公休說這等尋後悔的話。這原是今日對門店裡，午時就住下一個商人，聽說我這掌櫃哩新在莘縣扒出來這一個有名的窠子，就叫那邊當槽的來請。我說天未下午，本店還沒住客，少時我有了客，問我要人，我該把次一等的伏侍客麼？再等一會，或是我店沒客，或是我店住下客沒福，你再請不遲。相公既然心中願、口中強說不願，我也沒法子。只是我有一句下情回明，對門來請，少時要從這院經過，相公見了，必然後悔；卻不許相公埋怨我，說我不盡心，不曾領著相公瞧瞧。這句話是一定預先講明的。」這紹聞當不住鴉心鸚舌的話，真乃是看其形狀，令人能種種不樂；聽其巧言，卻又掛板兒聲聲打人心坎。停了一停，紹聞不覺面發紅暈，低聲道：「我跟著人哩，你不胡說罷。」當槽的千靈百透，已曉的是著了藥兒，便道：「我去提茶。」少焉提上茶來。又說：「吃了茶咱走走？」

紹聞搖首笑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」

當槽的早知其意，遂尋跟的兩個人。這兩個到街上買些小東西回來，當槽提著茶，到了西廂房，與德喜、衙役計較宿娼之事，承許一人一妓。德喜早已心諾，衙役問道：「你這店是誰家店？」當槽道：「韓相公店。今日不在家，往南鄉里給客人娶妾去了。」衙役道：「你姓啥，叫啥名子？」當槽道：

「我姓曹，排行第四，沒有官名。有個綽號兒，說出來休要見笑，街坊都叫我做賣過鬼。」衙役忽怒聲道：「好賊忘八的，瞎了眼睛！上房住的，是本州太爺內親譚少爺。我是奉太爺差遣，送往祥符哩。你這忘八的，敢如此擺佈。我明日回州稟明太爺，太爺刑法你是知道的，先扒了你這烏龜窩子，管許把你這下半截打沒了。」曹賣鬼忙陪笑道：「班長，那有此事。我是見你們到店裡無可消遣，不過是說句玩話解個悶兒。其實大老爺廉明公正，每日稽查，誰敢容留土娼？即如今日住下的客，真真的要個堂客耍耍，就拿出五十兩、一百兩，我也不能與他討去。」德喜笑道：「那一百兩、五十兩卻也不難，只問你要個人兒就是了。」曹賣鬼道：「那裡有的，除非出了濟寧地方；這張家集，再沒人敢。」

只聽紹聞在上房道：「叫主人拿飯來，吃了好各人睡。」德喜到上房，說道：「那個衙役，真真與咱家王中相仿。」紹聞道：「催飯去。」

只聽當槽的走到過道里自語道：「天下有這般出奇的事：做篋片的，偏是本鎮上一個秀才；講道學的，竟有州上的一個皂役！」

這些散話勾過。單講行路客人，凡事要處處慎密。俗話說：

財不露白。這德喜一句「一百兩、五十兩卻也不難」，早已鑽入東廂房背包袱三個人耳根深處。只聽一人說：「離家不遠了。」

一個說：「我比你遠些。」一個從東廂房出來說：「遠不上三里。鼓樓街到南馬道不過二里，有什麼遠？」德喜忙接口道：

「你們是河南省城人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都是本城。」德喜道：「貴姓呢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叫謝豹，這一位叫鄧林，那一位叫盧重環。你貴姓呢？」德喜道：「我姓林，叫林德喜。你們都在本城那道街住的？」謝豹道：「我在鼓樓街蒙恬廟胡同。這姓鄧的住南馬道。這一位在宋門住。」德喜道：「南馬道有一位張大爺，他伯姪兩個秀才。可認的？」謝豹道：「那是我的表叔。」德喜道：「我常在他家走，怎的不曾見你？」謝豹道：「他們是本城紳衿，又方便，又有體面。我們雖是親戚，卻搭識不上。況且每日在外邊趕嘴，也就到不了親戚分上。」

鄧林接口道：「像這濟寧州婁老爺，是我的表姨丈。你看我這個光景，怎好去衙門瞧瞧俺姨，辱沒親戚？不如直過來爽快。」

那盧重環道：「你不說罷。像文昌巷孔副榜，是我的親娘舅，只為我窮，從來不睬他的門邊兒。」德喜道：「那孔爺，便是我家相公的外父。」盧重環急口道：「我是螟蛉，俺大趕出多年了。」

譚紹聞聽的，便出上房問道：「你是孔宅外甥麼？」盧重環道：「相公，論起來你還是我的表妹夫。我在家就認的你，相公你卻不認的我。總是親戚們窮富不等，本來近不的人前，況且我是義子呢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有何妨。」盧重環急急撇了話頭，向廂房取二百錢，出店上街去了。

這德喜晚上點燈，直到東廂房說鄉井話兒。總之省城中廟宇寺院，凡有名者，都說個委曲詳悉；問到衙門巷口；凡不知者，自會支吾躲閃。德喜真認同城居住，竟是他鄉遇故知，添上一喜光景。

正說哩入港，忽聽的西廂房叫一聲道：「林伙計快來，不好了！」德喜回到西廂房，只見衙役抱著肚子，道：「舊病犯了，疼痛的要緊。」德喜道：「你是怎的？」衙役道：「我原有霍亂舊症，少時還要吐瀉哩。一年要犯一兩次，偏偏今日出門又犯了。」話未完，衙役自去登東廁。

德喜叫開上房門，紹聞披衣而起。德喜道：「送人有了大病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叫他回去哩。」德喜原有憾恨在心，還指望前途如意。總緣德喜情實已開，一向見紹聞所為，未免早蓄下欲炙之色，今夜被衙役阻撓，便一力慫恿叫送人回去，說道：

「不如寫一個來沒有病稟帖，叫他自帶回署，婁老爺也就沒啥嗔責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去看看去。」德喜道：「上吐下瀉，醜陋的要緊，相公何親看。」於是向護書內取出帖子封筒湖筆徽墨，向主人家要個粗硯，說是寫藥方兒。研墨伸紙，立催譚紹聞寫將起來。紹聞寫道：

門生譚紹聞謹稟老師鈞座：昨諭來役，送至祥符。不意此人本日到店染瘧大症，似非一二日即痊者。理宜守候旅寓，待其平復同行，但門生歸心如駛，萬不能俟。即將來人托於館人照料調理。前途坦夷，自可循已經來路，徑返夷門，料無所虞。

唯恐送役東旋，無以復命，恪具寸稟，令其齎回，仰慰眷注。

旅次燈下難罄依依。統希慈鑒。謹稟。○月○日。

紹聞寫完，那德喜裝訖。自同店人料理姜湯茶水，到了五更方才少定。

那三個背包袱客，在窗櫺中望著，心中暗喜。又怕明日這主僕不走，等候送人痊好。只聽德喜啣嚙道：「天已將明，是睡不成了。」徑催紹聞道：「不睡罷，我裝裝行李好走。」這三人遂開了東廂房門，叫店人點燈收錢。店人道：「天色尚早。大老爺有告示，放客早行，路上失事者，店主三十板。怎敢放你們早走？」那三人道：「死店活人開，你看我三人一路，怕些什麼？況且上房的客，隨後也要起身。一發一路人多，更是不怕的。」店人料著無事，收錢已足，把門閃了一尺放行。那三人還說：「林伙計，或者就要起身，俺們不能等，有罪了。」店人依舊將門鎖了。

若說此行是王象蓋跟隨，事事有番見識，宗宗有個主意，即昨夜一節纏障，早已消歸無有。今日衙役偶犯舊病，王中必候大痊，萬不肯辜負了婁老師一團盛心。爭乃德喜滿心稚氣，把出門的事，看得輕了。即令胸無別念，也還嫌多跟一人，反多一個贅疣。況且有同鄉三人，何難一路歡笑同行？恰恰送役有病，正好推卻，便一力攬掇，撇下自走。

那衙役聽得說裝行李、備牲口的話，喊道：「譚少爺走不的。叫小的怎麼回復太爺？」一面說著，早已彎著腰出西廂房來。只見德喜已把牲口備妥，搬行李往上搭。衙役道：「太爺差小的送少爺，叫到二堂吩咐半天，都是緊要區處。少爺不過少等片時，天明小的或者就好了。」德喜道：「上房桌面上有回稟，你自帶回去，見老爺不妨。」紹聞尚有不肯遽走之意，德喜已把牲口拉出馬棚。衙役道：「即是要走，也不可這時候起身。路上澀，起不得早。」正欲上前拉馬挽留，忽而裡急後重，又要上廁。德喜道：「當槽的，錢已收明，何不開門？」這曹賣鬼正恨昨晚阻擋叫罵，壞了他的生意。趁著衙役瀉肚，開門放他主僕走訖。

衙役東廁回來，見紹聞主僕已行，罵道：「當槽的真正好狗畜的，我明日回過太爺，要你那命哩。」曹賣鬼道：「桌上帖是我寫的麼？你就回了太爺該怎的？鋼刀雖快。不能殺沒罪之人。」衙役道：「你就不該包攬土娼。」曹賣鬼笑道：「你見土娼不曾？是黑土娼、白土娼，你先與我報個色樣？就是回過太爺，差人來拿，我送的走了，你也不能指賊殺賊。況且我店裡，一根女毛兒也沒有。你要真真奈何我，我就躲上幾天，向家中看看俺那『秋胡戲』。若想奈何我們敝掌櫃的，他現在是個生員，秀才身有護符，你會怎的他？況且你這個班長，也蠢極了。衙役奉承官府，不過借官府威勢，弄幾個錢。當堂說話，十句要哄九句半；那半句為甚的不哄哩？是沒說完哩。你離城有了幾十里，到在我店裡弄道學，到明日太爺升了巡撫，一定叫你做中軍官。依我說，睡下歇歇罷。身上爽快了，拿著那一封書，見太爺再說上幾句哄話，就把這宗公幹，完其局而了其賬。若肯住下，我今晚就與你個極會伏侍的人兒，不用你費一個大錢。掌櫃的回來，還要與你擺酒碟哩。我們掌櫃的雖是個秀才，極愛相與你們衙道中人。你說何如罷？」這衙役身上支不住，又去倒身而睡。後來持書回稟，也不必細說。

單說紹聞出了店門，走了十里，天色方明。到了巳牌時分，徑投一個飯館。只見那背包袱的三個人，早已在那裡坐著。開館的聲聲相邀。紹聞下馬，德喜接住。紹聞洗臉吃茶，報了食品。少頃吃畢，算了錢數，那謝豹早把錢順到進寶錢籠竹筒內，說道：「俺三人敬了罷。」盧重環亦道：「在路上權且高攀，少盡一點親戚之情。」紹聞那裡肯依。鄧林道：「到咱城裡，俺們也請不起，即請也不肯來。況且錢已交明，不用過謙。」

德喜道：「雖說都是鄉親，出門的光景，那好討擾。我們盤纏還多著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既是列位見愛，就受了也罷。只是有愧的很。」

稱謝已畢，忽見後邊又有兩個背包袱的來到。這謝豹迎著作揖道：「自元城回來了？」那兩個人道：「回來了。」謝豹道：「事休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討了一角回文。」鄧林假作認不的形狀，謝豹道：「這二位是縣爺堂上捕快，往元城關口供。前月同船過渡。」盧重環道：「咱們走罷。」背了包袱，徑自前行。謝豹說候二人飯錢，二人不肯。因說今晚同店，明日同行。

謝豹道：「極籽。」同鄧林也走了。

紹聞主僕等馬吃完草料，方才起身。傍日夕，到了一個集鎮。主僕走至街心，一個當槽拉住馬道：「店在這裡，有人看下。」一徑進了店裡，謝豹指著上房道：「這是相公的，一切房火店錢，草料麩水，俱已言明。」德喜甚喜，為自己面軟口羞，省卻無數葛藤。

店飯已畢，德喜討錢沽酒買雞，與那謝豹等夜酌。紹聞道：

「請到上房，好答今日候早飯之情。」德喜道：「俺們自便罷。大相公可以獨酌。」

大凡小廝們在衙署內住過了，紗帽面前見過禮，幕賓們跟前說過話，門上經過管接禮數，便自志長氣高，個個皆然。所以德喜來時，尚是書童的氣質，及出了濟寧衙門，竟有了貴管家的風規。以此一力擔當，頗有尾大不掉樣子，竟與謝豹三人杯盤起來。一味高談闊論，把濟寧見過事體，指陳不休。少頃，有人拍店門，進來的就是白日見過，說是元城投文的捕快。大家讓坐。吃了三四杯，說了些黑語。那德喜一些也不懂的。說完各自回房入睡。

一夕晚景不提。到五更時，那二人催當槽的開門。當槽道：

「鑰匙是我爹拿在後邊去，不許早放行人。」二人嚷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東方已亮，不放我們，誤了我們公幹。」這當槽的想著後邊同夢之甘，何必在前邊守這獨眠之冷。回到後邊父親窗下強討了鑰匙，前邊收完店錢，閃放大門。騎馬的，背包袱的，說了一聲：「打攪。」竟黑漆漆的都走了。此時正是深秋下澆的時候，東方月鉤一痕，北天黑雲三縷。

村頭破寺，幾杵鐘聲驚夢鳥；道路新墳，一團剪紙弔孤魂。紹聞見此光景，不覺動了怖心。若是出門久慣的，誤行早路，何妨仍回街中，坐待天明。爭乃紹聞少經事體，以膽怯為羞，昧心西行。

不上三里路，隱隱聽得潺湲水聲。紹聞道：「記得前邊有一道河，水不深，卻有兩箭寬。」謝豹道：「那水中騎不得馬。都是岸上背水的，把河中掘些坑坎，他們背著人，會躲著走。」

騎馬的，與他兩個錢，他會引著。相公到河邊，還得下馬來，俺們背著相公，一個引路，一個牽馬。」紹聞道：「怎敢相勞。」須臾到了河邊。德喜坐下解襪渡水，早有盧重環幫貼住了。

謝豹、鄧林掌著馬嚼環，說道：「相公下來，俺背過你去。」

紹聞道：「不敢勞。」謝豹早已掐住左腿，往上一掀。只聽得德喜在河邊怪聲喊道：「不好了！殺人哩！」紹聞慌了，把鞭子往左邊一打，謝豹著痛縮手。那馬急的鼻息氣粗，上下踴躍。

鄧林早抽出刀子來，紹聞急向右邊又一打，恰好打到提刀的手腕，刀子落到馬蹄下。那驛路跑差的馬，見鞭就要飛騰，撲的一聲，直奔河中，卻把鄧林帶了一跤。謝豹連鞋帶襪，下河直趕那馬，已離三丈有餘。紹聞又加一鞭，水星飛濺，波浪分湧，也不知何處深淺，竟是淋漓赴岸。紹聞抱鞍飛馳，連自己性命，也並不知是存是亡，那德喜兒的死活，早忘在東洋大海之外。

那站遞馬匹，一撤轡便是四五里。遙見前邊有個火明兒，少刻到了跟前，乃是路旁炊餅鋪髯叟衰嫗，五更早起煽爐火。

那馬住了，紹聞卻不能下來。口中只道：「救人！救人！」老叟吃了一驚，說：「相公怎的？」紹聞道：「借重大爺牽住些，我好下去。」老叟近前，那馬早倒退了兩步，鼻出粗氣，又作驚馳之勢。老叟怎敢近傍。紹聞定了一會，慢慢溫存住馬，方才滾跌下來。身軟手顫，胡亂拴在一旁一根樁上。到了鋪中，倒在椅上，只說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」

老叟道：「相公像是路上失事光景。」紹聞哭道：「說不上來。」老嫗道：「相公行李都滾在地下，你去取來，搬在鋪內。」老叟道：「相公失了事的，那行李咱就近不得。況且馬厲害，我也不敢去。等相公定省過來，自去收拾。」紹聞只是嗚嗚咽咽的哭。這老叟眼中看行李，手中煽爐火，口中說安慰話，好不忙哉。

看此一回，則少年人不得已有事遠行，店中不許與當槽的說媒娶話，路上不許與不認識的作結伴語。紹聞此日可鑒矣。

德喜性命如何，下回申明。

這才是：

強為劫盜軟為娼，憑彼冶容莫慢藏；

「予有戒心」四個字，千金不售是良方。